



# 1Q84

BOOK 3 10月~12月

村上春树

# 1Q84

a novel

BOOK 3

10月~12月

〔日〕村上春树 著

施小炜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Q84. BOOK3. (10月--12月) / [日] 村上春树著;  
施小炜译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1.1  
ISBN 978-7-5442-4986-7

I. ①1… II. ①村…②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5645号

1Q84 BOOK 3 (10月—12月)

[日] 村上春树 著

施小炜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张 苓  
装帧设计 金 山  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 张 13.25  
字 数 320千  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986-7  
定 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www.readinglife.com  
出品

# 1Q84

a novel

BOOK 3

10月~12月



## 目 录

- 第 1 章 牛河 冲击意识的遥远边缘 /1
- 第 2 章 青豆 孑然一身，却不孤独 /17
- 第 3 章 天吾 都是衣冠禽兽 /30
- 第 4 章 牛河 奥康剃刀 /44
- 第 5 章 青豆 无论如何屏息静气 /56
- 第 6 章 天吾 拇指刺痛时便会知道 /65
- 第 7 章 牛河 正向你那边走去 /84
- 第 8 章 青豆 这扇门相当不错 /98
- 第 9 章 天吾 趁着出口还没被堵死 /111
- 第 10 章 牛河 搜集确凿的证据 /127
- 第 11 章 青豆 既蛮不讲理，又缺乏善心 /143
- 第 12 章 天吾 世界的规则开始松弛 /156
- 第 13 章 牛河 这就是重新回到原点？ /169
- 第 14 章 青豆 我的小东西 /182
- 第 15 章 天吾 不允许谈论它 /192
- 第 16 章 牛河 能干、坚忍但麻木的机器 /208

- 第 17 章 青豆 只有一双眼睛 /223
- 第 18 章 天吾 一针刺下就会见血的地方 /234
- 第 19 章 牛河 他能做到而普通人做不到的事 /255
- 第 20 章 青豆 作为我改变面貌的一环 /273
- 第 21 章 天吾 脑中某个场所 /289
- 第 22 章 牛河 不如说那双眼睛充满怜悯 /311
- 第 23 章 青豆 光无疑就在那里 /323
- 第 24 章 天吾 离开猫城 /329
- 第 25 章 牛河 冷也好不冷也好，上帝都在这里 /337
- 第 26 章 青豆 好浪漫 /355
- 第 27 章 天吾 只有这个世界也许不够 /369
- 第 28 章 牛河 于是他灵魂的一部分 /381
- 第 29 章 青豆 再也不放开这只手 /392
- 第 30 章 天吾 如果我没弄错 /396
- 第 31 章 天吾与青豆 就像豆子裹在豆荚里 /402

## 第1章 牛河

### 冲击意识的遥远边缘

“能不能请您别抽烟，牛河先生？”矮个子男人说。

牛河盯着隔桌而坐的对手看了一会儿，目光转向夹在指间的七星。烟并没有点燃。

“实在不好意思。”那男人完全是礼仪性地补充道。

这种东西怎么会拿在自己手上？牛河露出困惑的表情。“哎呀，真对不起。太不像话了。当然，我是不会点上的。可还没觉察到，这只手竟然就自己动起来了。”

男人的下颌上下动了大概一厘米，视线却纹丝不动，焦点牢牢对准牛河的眼睛。牛河把香烟塞回烟盒，收进抽屉。

头发梳成马尾的高个子男人站在门口，后背似靠非靠地轻倚着门框，用看墙上污迹般的目光看着牛河。一对可怕的家伙，牛河想。跟这两个家伙见面相谈是第三次了，但无论见过几次，都一样令人惴惴不安。

牛河的办公室不太宽敞，放着一张桌子。矮光头坐在牛河对面。他的使命是开口说话。马尾则始终沉默不言，像摆在神社门口的石狮



子般一动不动，只是死死盯着牛河。

“三个星期了。”光头说。

牛河拿起台历，确认写在上面的记录，点点头。“可不是嘛。上次见面到今天，刚好三个星期。”

“这期间一次也没接到您的汇报。记得上次我就告诉过您，这可是分秒必争的事态。我们没有富余的时间，牛河先生。”

“这个我明白。”灭了香烟，牛河这次又在指间玩弄着金色的打火机，说，“咱们没时间磨磨蹭蹭。这个我一清二楚。”

光头等着牛河说下去。

牛河又说：“可是，我这个人说话办事不愿意零敲碎打，也不喜欢东一下西一下。我希望看清整体，将各种事情串起来，查出背后的来龙去脉。半生不熟的信息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话听上去有点自以为是，但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，稳田先生。”

叫稳田的光头冷冷地望着牛河。牛河知道这家伙对自己没有好印象，但毫不介意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从来没人对他有好印象。这对他来说可谓常态。没让父母兄弟喜爱过，没被老师同学喜欢过，甚至没得到过妻子儿女的敬爱。如果什么人对他有好感，他倒会担忧，反之却不在意。

“牛河先生，如果有可能，我们也愿意尊重您的风格，实际上以前一直尊重您。但这次情况不同了。非常遗憾，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干等着事情水落石出。”

“话虽这么说，稳田先生，你们大概也不会什么都不做，只是悠闲地等着我联系吧？”牛河说，“我这边在行动，你们那边肯定也在想方设法调查，不是吗？”

稳田没有回答。他的嘴唇依旧抿成一条直线，表情也毫无变化。然而牛河感觉自己的指摘并未偏离靶心。这三个星期以来，他们组织

上下倾巢出动，恐怕是沿着不同于他的途径，追踪一个女人的下落，只是没取得什么成果。所以，这对令人不快的家伙才会再次跑来他这里。

“蛇道自有蛇知道。”牛河摊开两只手掌，像透露有趣的秘密似的说，“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——我就是蛇。您瞧我这模样，外表一无可取，但鼻子灵敏极了，凭借一星半点气味就能一路找到核心。但本来就是蛇嘛，所以只能按照自己的做法、自己的节奏做事。我当然很清楚时间就是关键，但还是得麻烦你们再等几天。如果不耐心等待，只怕要本利皆空的。”

稳田耐着性子看牛河摆弄打火机，然后抬起脸。

“能不能把您目前掌握的情况先告诉我一部分呢？我知道您有您的苦衷，可是不带一点具体成果回去，不好和上头交代呀。我们自然是脸面丢尽，就连牛河先生您，恐怕也会处境艰难的。”

牛河想，这帮家伙也被逼得走投无路了。他们两人公认长于格斗，因而得到重用，当上了领袖的保镖。然而就在两人眼皮底下，领袖被杀了。但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是死于他杀。教团的几位医生检查了尸体，未发现任何外伤。不过教团的医疗设施内只有简单的器械，时间也不充裕。如果进行司法解剖，由法医进行彻底检查，或许会有所发现。然而为时已晚。遗体早在教团内秘密处理掉了。

总而言之，没能保护好领袖，这两人的处境变得十分微妙。他们眼下正奉命追踪那个失踪的女人。上面要求尽一切可能找到她，可他们还未发现实质性的线索。说到警卫和保镖工作，他们的确有相应的技能，但不知如何追踪下落不明的人。

“明白了。”牛河说，“我告诉您几件已经查清楚的事。和盘托出当然不可能，不过一小部分的话，倒可以和您说说。”

稳田眯着眼，过了片刻才点头道：“这样就行。我们也知道一点情况，也许您有所知晓，也许并不知情。我们把各自的信息拿出来共

享好了。”

牛河放下打火机，两只手放在桌上，指头交叉。“那个姓青豆的年轻女子被叫到大仓饭店的套房里，为领袖做肌肉舒展。那是九月初，市中心雷电交加大雨倾盆那一晚的事，她在另一个房间做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舒展，之后领袖睡着了。那女人说，让他保持当时的姿势不动，睡上两个小时。你们照做了。但领袖不是睡了，当时他已经死亡。找不到外伤，看上去很像心脏病发作。但紧接着那个女人就失踪了，房子提前解除了租约。房间里空空如也，一样东西也没留下。辞呈也在第二天送到了体育俱乐部。如此看来，一切都是按计划实施的。因此，这就不是单纯的事情了。我们不得不认为，这位青豆小姐是有意图地杀了领袖。”

稳田点点头，没有异议。

“你们的目的在于查明事件真相，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抓到那个女人。”

“那个姓青豆的女人是不是真的导致了他的死亡？假定是的话，其中又有怎样的理由和原委？这些我们有必要查个究竟。”

牛河将视线投向自己在桌上交拢的十指，就像在观察未曾见惯的物体，然后抬眼看了看对面的男人。

“你们已经查过青豆的亲属关系了，对不对？全家都是‘证人会’的虔诚信徒。她的父母至今还在积极地四处劝人入教。三十四岁的哥哥在小田原的总部工作，已婚，有两个孩子，太太也是‘证人会’的热心信徒。全家只有这位青豆脱离了‘证人会’，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叛教，所以都跟她断绝了关系。已经将近二十年没见到这个家庭和青豆接触的形迹。不用考虑他们把青豆藏匿起来的可能性。这个女子在十一岁时亲手斩断了和家人之间的纽带，之后大体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来。虽然在舅舅家住过一段时间，但从考进高中开始，实际上就独立生活了。了不起。是个意志坚强的女子。”

光头一言不发。这些信息他大概也掌握了。

“可以认为‘证人会’同这次事件无关。‘证人会’以彻底的和平主义和无抵抗主义著称于世，不可能倾巢出动夺取领袖的性命。这一点您也同意吧？”

稳田点点头。“‘证人会’同这次的事没有关系。这个我知道。为慎重起见，我跟她的哥哥谈过话。可以说是慎之又慎。不过，他一无所知。”

“慎之又慎，把指甲都剥掉了吧？”

稳田对这个问题充耳不闻。

“这当然只是说笑。一个无聊的玩笑。您不必将面孔板得那么可怕。总之那位先生对青豆的行为和下落都一无所知。”牛河说，“我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，绝不会有粗暴的举动，但多少还是知道一点。青豆与她的家人以及‘证人会’毫无关联。但怎么想她都不可能是单独行动。一个人干不了这么复杂的事。是有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，巧妙地安排好了，而她按照制订的步骤冷静地行动。隐匿行踪的方法也高明之至。是青豆背后的某些人或某个组织，因为某种理由强烈地希望领袖死去。他们为此做足一切准备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能否统一意见？”

稳田点点头。“大概可以。”

“不过那是怎样的组织，我们毫不知情。”牛河说，“你们当然也查过她的交友圈子吧？”

稳田默默地点头。

“可结果怎样呢？她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交友圈子。”牛河说，“没有朋友，好像也没有恋人。虽然在工作地方多少有点人际交往，可一走出那里，她跟谁都没有私交。至少我没发现青豆和别人亲密交往的形迹。一个年轻健康、长相也不差的女子，为何会这样呢？”

牛河说着，看了看站在门口的马尾男。他从刚才起丝毫没有改变过姿势和表情。原本就没有表情，改变当然无从谈起。这家伙有名字吗？牛河暗忖。就算没有，他也不会大惊小怪。

“只有你们亲眼见过青豆的长相。”牛河说，“觉得怎么样？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”

稳田微微摇头。“正如你说的，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年轻女子。但还不算令人瞩目的美女。文静沉稳，看上去似乎对技术很有自信。但此外没有特别让人注意的地方。外观的印象异常淡薄，很难回忆起她的脸是什么样子，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”

牛河又望了一眼门口的马尾。他也许有话要说，但丝毫没有要张口的意思。

牛河看着光头。“你们一定查过青豆这几个月的通话记录吧？”

稳田摇摇头。“还没查到那一步。”

“我劝你们查查看。非常值得一查。”牛河脸上浮出笑意，说道，“人会给各种地方打电话，各种地方也会有电话打来。只要查一查通话记录，一个人的生活形态就会自然地显露出来。青豆也不例外。想把个人通话记录搞到手当然不容易，但也不是没办法。您看，不管怎么说，蛇道自有蛇知道嘛。”

稳田默默地等着他说下去。

“于是我仔细看了青豆的通话记录，查明了几件事。青豆好像不太喜欢打电话聊天，这在女性来说非常罕见。通话次数少，时间也不算长。偶尔也夹杂着时间长点的，但都是例外。几乎全是工作上的通话，不过她半是自由职业者，也会接一些私人业务。就是说不通过体育俱乐部的前台，而是同顾客直接交涉来安排日程。这样的电话也常有。乍一看，每次通话都不会让人生疑。”

牛河歇了一下，从各种角度观察手指上染的烟垢的颜色，想起烟

来。在脑海中点燃香烟，把烟雾吸进去，再吐出来。

“不过有两个例外。一个是她给警察打过两次电话，但不是拨打一一〇报警，而是打给警视厅新宿警局交通科的，对方也打来过几次。她不开车，而一个警察不会请高级体育俱乐部的人进行私人授课。所以，她可能认识这个部门的什么人。不清楚是谁。还有一件事让人在意。她还和另外一个来历不明的号码长谈过好几次。都是对方打过来的，她一次也没有打过去。这个号码我想尽办法也查不出来。当然，总有一些电话号码是做过手脚的，以便隐姓埋名。但只要动足了脑筋总能查到。但这个电话怎么查也查不出名字来。壁垒森严。一般来说做不到这个程度。”

“这么说，这个对手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？”

“没错。毫无疑问，有专家插手其中。”

“另一条蛇。”稳田说。

牛河用掌心摩挲着谢了顶的奇形怪状的脑袋，微微一笑。“没错。另一条蛇。而且这家伙相当厉害。”

“但我们至少渐渐弄清了一点，她背后可能有专家参与。”稳田说。

“不错。青豆身后存在一个组织。而且不是一群外行人没事闹着玩的东西。”

稳田半合起眼皮，从那下面盯着牛河看了一会儿。然后回过头，与站在门口的马尾对视一眼。马尾微微点头，示意明白。稳田再度将目光转向牛河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”牛河说，“该轮到我问您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线索？有没有什么团体或组织可能杀害你们的领袖？”

稳田将长眉皱在一起，鼻子上现出三条皱纹。“我说牛河先生，请您好好想一想。我们毕竟是个宗教团体，追求心灵平静和精神价值。

与自然共生，每日埋头从事农业劳动和修行。究竟有什么人居然会把我们视为敌人？干这种事究竟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牛河嘴边浮出暧昧的笑意。“任何世界里都会有狂热的信徒。而在狂热的信徒会生出什么怪念头来，谁都弄不清楚。不是吗？”

“像这样的线索，我们这里根本没有。”稳田无视他话中暗藏的讽刺，面无表情地答道。

“‘黎明’呢？他们的余党会不会还在暗中活动？”

稳田再一次——这次是明白无误地——摇头。意为绝无可能。为了消除后顾之忧，他们大概把“黎明”彻底歼灭了。恐怕是不留一丝痕迹。

“那好。你们手头也没有线索。不过现实问题是某个组织企图要你们领袖的命，还当真夺去了。手法非常巧妙，非常高明。而且就像一缕轻烟，忽然消失在空中。这可是无法隐瞒的事实。”

“所以必须把背景调查清楚。”

“和警察无关。”

稳田颌首道：“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不关司法的事。”

“很好。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，不关司法的事。你的话明白易懂。”

牛河说，“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。”

“请。”稳田说。

“在教团里有几个人知道领袖已经去世？”

“我们两个知道。”稳田说，“还有两个帮忙搬运遗体的人，是我的部下。教团的最高干部里有五个人知道。这样是九个人。还没有告诉三位巫女，不过她们早晚会知道。因为她们照顾领袖的起居，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。还有牛河先生您，当然也是知道的。”

“总共十三个人。”

稳田一言不发。

牛河深深叹了一口气。“我可以坦白说说自己的意见吗？”

“请。”稳田说。

牛河说：“现在再讲这种话已经毫无意义。不过在弄清领袖已经死亡的那一刻，你们就应该报警。不管怎样，应该把死讯公诸于众。这么重大的事情不可能一直隐瞒。有超过十个人知道的秘密，就根本不算是秘密了。你们可能很快要被逼进走投无路的绝境了。”

光头的表情毫无变化。“对此做出判断不是我的工作。我只不过是奉命行事。”

“那么究竟由谁来判断呢？”

没有回应。

“是取代领袖的人吗？”

稳田仍旧保持沉默。

“那好。”牛河说，“反正你们是接受了上面某个人的指示，把领袖的尸体秘密处理了。在你们组织内部，来自上方的命令是绝对的。可是站在司法的立场来看，这明摆着是损坏遗体罪，这可是重罪。您当然清楚吧？”

稳田点点头。

牛河再次深叹一口气。“刚才我说过了，万一事态发展到了要警察插手的地步，关于领袖死亡这一节，请你们当我是一无所知吧。我可不愿被追究刑事罪。”

稳田说：“牛河先生没有被告知过任何有关领袖之死的事，仅仅是作为外聘的调查员接受我们的委托，在调查一位姓青豆的女子的行踪。没有任何违法行为。”

“这样就行。我什么也没听说。”牛河说。

“如果可能，我们也不想把领袖遇害的事告诉您这样的局外人。但是对青豆进行身世调查并给她放行的，正是牛河先生您，您已经和



这件事有了瓜葛。要查访她的下落，就需要您的帮助。而且您据说是个守口如瓶的人。”

“保守秘密是我这一行的原则中的原则。你们大可不必担心。秘密绝不会从我口中泄露出去。”

“如果这个秘密泄露出去，而我们知道源头就是您，可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了。”

牛河将视线投向桌面，再度望了望十根圆滚滚的手指，露出惊讶不已的表情，像是偶然才发现这是自己的手指。

“发生什么不幸的事。”他抬起脸，重复对方的话。

稳田微微眯眼。“领袖死亡的事，无论如何都必须隐瞒到底。所以也会有不择手段的时候。”

“我自会保守秘密，这一点您大可放心。”牛河说，“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合作都很成功。我多次暗中协助调查你们不便出的事。有时还是相当艰苦的工作，但我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。我的嘴巴牢牢地上了两道拉链。虽然我毫无信仰之心可言，但得到过已去世的领袖种种关照，因此正全力搜寻青豆的下落。眼下在努力搞清她的背景，而且就要渐入佳境了。所以请你们耐着性子再等几天。用不了多久，肯定有好消息报给你们。”

稳田在椅子上稍微改变了姿势。门口的马尾仿佛也与之呼应，将重心移到了另一只脚上。

“你可以告诉我的信息，眼下就这些吗？”稳田问道。

牛河考虑了一下，说：“刚才我也说过了，青豆往警视厅新宿警局交通科打过两次电话。对方也打来了好几次。查不出此人的姓名。怎么说那也是警察局，从正面打听的话肯定不加理会。不过，我这笨拙的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警视厅新宿警局交通科，我有印象！哎呀，我冥思苦想了好久。到底对警视厅新宿警局交通科有什么印